



无 双 将 才 马 千 军 乾 天 妖 王 舍 我 其 谁
 登 临 绝 巅 万 族 臣 服 灵 武 合 一 准 谁 争 锋

神皇

开荒——著
 KaiHuang
 Works
 Ⅲ



被认为是废物的世子不甘命运
 摆布，热血修行，逆天改命。

著名玄幻作家
 开荒巅峰之作



不抛弃，
 不放弃，
 你要战，
 那便战！

湖南人民出版社

I247.5
16022-3

时与星

III

Kai Huang
Works

开荒 / 著



90447384

南京工业大学
图书馆藏书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煌Ⅲ乾天妖王 / 开荒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561-0073-6

I. ①神… II. ①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8999号

神煌Ⅲ乾天妖王

著 者 开 荒

总 策 划 木子棋
执行策划 王雄成 杨翔森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施俊杰
装帧设计 刘志豪
内文设计 黄贝贝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05月第1版
2014年0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073-6

定 价 24.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Contents

第三十五章 七衰鬼面	001	第四十三章 马踏千军	152
第三十六章 疗毒治伤	019	第四十四章 摧枯拉朽	169
第三十七章 欺人太甚	037	第四十五章 无双将才	182
第三十八章 舍我其谁	056	第四十六章 一举数得	200
第三十九章 对战岳父	075	第四十七章 运符之道	218
第四十章 潜能爆涌	095	第四十八章 王座之争	222
第四十一章 投机买药	115	第四十九章 乾天大战	240
第四十二章 云血铁骑	133	第五十章 定鼎称王	255

第三十五章

七哀鬼面

Section 1

剑气虽然消散，冰火之力与紫雷却犹自尚存，四下炸开，直接在地面上，炸开了一个几十丈的深坑。

这样一来，不仅是危在旦夕的叶氏姐妹，目光被吸引，就连那仇凌也是神情怔怔，目瞪口呆！

强横霸绝的剑势，几乎将前方所有的一切，都尽数粉碎！就连附近的游离灵能，也是一片空白。这一瞬，那螺旋剑光，仿佛将天地斩裂！

这一瞬，仇凌不由头皮阵阵发麻，眼皮微跳，一股危险至极的感觉，突然涌入心头。前方那漫天罡风劲流中，一点寒光乍现，瞬间就至眼前。赫然是一口云纹飞刀，寒光闪烁，变幻不定。

“——是惊云神灭剑意！”

几乎是第一时间，仇凌就已感知到那飞刀之上，所含的武道意念。

再顾不得眼前那两个即将被他擒入手中的女孩，身形暴退，脚下一踏，就往后疾掠六十余丈。

目光始终不离那刀尖，不断辨认着那变幻轨迹，最后双目一张，用手指猛

地往身前一夹。一口无柄飞刀，立时出现在他的指尖，余力未尽，颤抖不休。

仇凌才刚松了口气，那口刀却又忽然炸开，碎裂成千百碎片，其中一点刀尖，穿过他手指，蓦地增速数倍，直指咽喉！

“——这是真劲爆裂？”

仇凌脸色一瞬间就转为青白，几乎是间不容发间，把头往旁一闪，勉强避过穿喉之局，却被那点刀尖碎刃，直透左肩，穿透身躯，带出一丝血线。

而此刻即便是以他的强韧神经，也是抽了一口寒气。

这个乾天山世子，学的到底是什么鬼功法？劲力潜而不发，直到百丈之外，才真劲爆裂。有没有搞错？

宗守手中，剑光才刚消散。一团青烟，就在他脑后腾空而起。

青烟足有一个磨盘大小，四周缠绕紫雷，即便是在这正午烈阳之下，也是分毫不惧。那烟雾中，又仿佛含着三道符篆，带着那口雷牙剑，迅闪而至。

“你是灵师，出窍境，不对！三道真符，魂力纯净凝聚，是已进入夜游境的灵师！”

口中咒骂不绝，仇凌也是目眦欲裂。这一刻，前所未有的绝望，弥漫心中。

他当即放下了所有逃逸之念，灵师魂游，一息数里，远远强过武师。此刻即便想逃，却也未必能够逃得掉。

仇凌几乎是霎时间将一双白色的丝质拳套戴在了手上。他的浑身气力，这一瞬也都爆炸开来，冲荡入四肢百脉。所有肌肤毛孔，已尽数张开。

就在宗守元魂，袭至其上空之时，仇凌也是一声咆哮，浑身气血元阳澎湃，汇集了所有真劲力量，一拳往空中击去。

这一战，他已无退路！毕尽全力，才可有一线生机。

宗守元魂，却毫无顾忌。心念间，依旧是至冷至劲，那阳刚血气重新冲来，还未靠近，就被紫雷炸碎。这并未影响他的意识，他的心念寒如坚冰。

剑拳交击，虚空中立时传来一连串“砰砰”之声。

仇凌的手是血肉之躯，可那双丝质手套，却是灵剑难伤。然而只仅仅数十剑，他的手就已骨折，不自然地弯折着。而那冰火之力，也在瞬间冲涌而下！

这一次的剑势，却更显得霸道。

那叶氏姐妹，苍白着脸，亲眼看着那旋动的剑影，把仇凌的身体切碎。

螺旋剑势“轰”的一声震响，雪地中尘沙飞扬，碎冰激射。

待得所有的烟尘，尽数散去时，竟赫然又出现一个方圆百余丈的深坑！

宗守的元魂，也是再次飞腾而起，带起一阵清风，只瞬间就回到了自己的身躯。

那叶非霜叶非寒，则仍是无法移动目光，呆愣愣地看着眼前，那又多出来

的庞大深坑。

只觉此刻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心中所思，只能在远处默默地望着。

在这水仙湖中，到底是遇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恐怖人物？

宗守顺手一招，将妖眼银熊收回袖内。

他一边盘算着，何时将这头魂兽解开封印，一边皱着眉，用手敲着头，试图减缓头疼。

仇凌的气血阳力，没给他带来太多麻烦，却反倒是他自己的剑，把自己给伤了。

——失败啊失败！

剑势虽强，却无法凝聚，是第一败。到最后自己都控制不住，是第二败！

后劲虽强，可一旦前面被拦截，就几乎无法展开，是第三败！耗力太大，仅仅两剑，就已使自己全身上下，气力全失，这是第四败！

这一战，自己虽然胜了，却实在是太过丢人。与云旭一战，在那等抢占先机，占尽优势的情形下，却几乎被云旭翻盘。若非六神御刀术之助，差点就被对方的爆发反杀。而最后杀这仇凌之时，更是蠢到被自己的剑伤到。

幸亏此刻，没有其他人旁观，两个女孩，境界也还不到，不知虚实。否则今日，真要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宗守微微一叹，无限唏嘘。再看了眼那两姐妹，只见叶非寒的嘴，正被叶非霜紧紧捂着，而后者眼中，更隐现着几分警惕防备之意。

宗守一怔，接着是一阵哑然失笑，大袖一拂，就让那黑浪剑，也遥空飞回，没入他袖内。再还有便是那云旭仇凌等人的遗物，也同样毫不客气地收起。

“——两位姑娘保重，此地已不可多留。我在这里，也待不了多久。能护得住你们一次，护不住你们第二次。宗守告辞！”

再不多言半句，宗守转身就走，依旧是扬着手，咔嚓咔嚓地走向岸旁。

却只行到一半，就听后面叶非霜一声娇喝：“且慢！”

宗守懒得理会，不过才刚行出百丈，后面就传来一声呼啸声响。挑了挑眉，宗守随手接在手中，却是两件东西，其中一物，有拳头大小，圆乎乎的，极其光滑。

定睛一看，却是一个透明的晶球，外刻灵纹，内中悬浮着一道似剑非剑般的东西，气芒凌厉。

而另一件，却是一块石头，平平无奇，纯黑之色。

“这是早年母亲，无意收取到的一位剑修随身之物，一块养剑石，一块蕴剑珠。我观你以魂御剑，精擅剑道。这两件东西，就算是你今日，救下我们二人性命的报酬！”

叶非霜下巴微扬，透着几分冷意：“免得你日后说我们姐妹，不通人情，忘恩负义！”

宗守的唇角，顿时无法控制地往上一弯，笑咪咪地把这东西收起。

他才没那么蠢，把这宝贝丢开。胸中有气，这好处自然就更不能往外推。

他呵呵一笑，朝叶非寒眨了眨眼，便又继续有如木偶般，往外行走，只是那速度又加快了几分。

Section 2

当宗守的人影，彻底消失在雪地之中时，叶非寒猛地用力一挣，脱开了叶非霜的控制。眼里全是气愤之色，盯着姐姐怒声道：“霜姐你这是做什么？守弟他刚才可是救了我们的命，你干吗那样对他？”

叶非霜却神情淡然：“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姐妹身怀重宝，身份更不可告人。要是他起意谋夺，又或起了歹心，那你我又该如何是好？这人城府深厚，与我们相处三月，却不露半分马脚，丝毫都不知他是灵武双修，无论武道灵法，都至极高深境界。与我们在一起，说不定是有什么想法——”

“谋夺？歹意？姐姐你真是这么想的？”叶非寒气得笑了，“我只知守弟他刚才如果真要向我们下手，我们根本半点机会都没有。”

叶非霜气息一窒，仍旧不曾动摇：“即便没有歹意，那也不能不防。我族与他们一族乃是死敌，几千载之前，无数先辈惨死于这些天狐之手，日后说不定就是对手！”

“姐姐你也说了，那是万载之前！这与现在有什么关系？别欺负我不懂事，这几千年里，早就跟他们没什么接触——”

叶非寒咬着唇，眼里不断掉着泪：“算了，我也不跟你争。守弟他是好人，才没你想的那么坏。我喜欢他——”

说完就跺了跺脚，向远处跑开。叶非霜则立在原地，微微一叹，叶非寒所言，其实她又如何不知？

摇了摇头，叶非霜随即也跃身而起，往自己妹妹离去的方向，疾追而去。

也就在两个女孩离去不久，这片雪地之内，又是二人出现。

却是一男一女，男的高大魁梧，丰神俊朗，女的也身形高挑，天生丽质。

此刻两人都是带着几分愕然惊怔之色，仔细看着这地面上，那两个大坑。

过了许久，雷动猛地眨了眨眼睛：“我方才一定是看错了，嫣然小妞，要不把你的手借我来捏一捏如何？”

赵嫣然却是一言不发，往旁一剑刺出。未带杀机，却锋芒毕现，狠辣绝厉。

雷动急忙身形一闪，离开了原地，出现在二十丈外，口里大骂道：“你这个疯婆娘！算了，我捏自己的——”

扯了扯自己面皮，雷动的嘴立时一歪，真的很痛！

而后二人，又是一阵死寂。直到微风拂过，就连那巨坑，也再次覆盖上一层银白，雷动才又再次开口，神情亦是一阵变幻不定：“嫣然小妞，那家伙，他居然突破了先天了！”

赵嫣然“嗯”了一声，却并不言语，只看着两个形状不同的坑洞。

——这一剑，虽未完成，却令人发自心底的寒悸！

那人虽然早已离去，可只凭他留下的这些痕迹。就能给人莫大压力。压得她无法呼吸，雄心尽消。

雷动眉头一皱：“那家伙居然就突破了先天了？我记得云界之中，能突破天人之障的，应该只有五位吧？”

“已经是六位了！”

赵嫣然抬起头，眼中也恢复了几分鲜活：“加上宗守，是六位！可是不依外力，自己突破的，这万载以来，只有他一位。”

雷动又是一叹：“也就是说，天地之间，唯此一人？我还依稀记得，大凡能突破天人之障者，日后最少也是武尊强者？”

“唯此一人！确然如此！”赵嫣然点了点头，言简意赅地随口回答。

雷动勉强收拾了下心情，却仍是垂头丧气，神情异常纠结地一叹：“我还以为这天人之障，能拦他几年，最后却只是三个月！这个家伙，怎么就变态到这个地步？看来我那块石头，是越来越值钱了。师父与你师尊那边，更不知会是如何？只怕知晓之后，更要争得不可开交。你我该当如何是好？”

赵嫣然目光一闪，锋芒隐现，雷动接着却又眯眯笑着，看向两个女孩离去的方向：“你们七灵宗，不是行事素来都不择手段。要不去发上一笔？我方才看过，那里面至少有两件九阶灵器。你来冒充绝龙城的人，我来英雄救美，得到的好处对半分如何？”

赵嫣然却狠狠瞪了他一眼：“你疯了？你若是想死，我不陪着你！”说完之后，却是转身就走。

雷动扯了扯唇角，然后摸着脑袋，也是惋惜地一叹。蕴剑珠，藏剑石，他也想要——

忽然心惊驻足，雷动猛地回身，往远处望去。只见一个漫天冰雪笼罩之处，一双巨大的眼瞳，蓦地张开，远远望来，带着几分戏谑玩味之色。

雷动顿时苦笑，哭丧着脸，他真的只是开玩笑而已，其实一分半毫的念

头，都没生起过。绝对是真的！

同一时刻，在那几千里外远处的山谷之内，气氛却是压抑无比。

依托灵法，结附于雷动赵嫣然之身，几千里外的情形，这里的二人，也可了如指掌。

可正因如此，才更令此地，剑拔弩张！

“他居然就突破了先天，居然就成了夜游灵师，好快，真的好快！不可思议，真不可思议——”

水凌波的口中，一阵低吟，而后蓦地身影穿空而起，不顾一切，往那宗守所在，飞驰而去。

百里之外的山巅，严凡也是眼中突现锐泽，毫不犹豫就拔剑而出，一剑挥斩，气达万丈，有如游龙，紧随着水凌波背影而去。

这一剑，再没有了半分温情留守。这一战，已是生死搏杀！

.....

“怎么好好的，忽然打雷了？”

宗守坐在木筏上仰头望天，讶然看着乌云密布的天际。一边心忖着莫非要下雨了，一边又看向自己手中，得自叶非霜的两件东西。

蕴剑珠，珠内蕴育的，正是剑修不可或缺之物。收集各种天地精气，蕴于珠内，养成剑形，最后化为剑胎。

这东西已可直接融合，宗守却有些犹豫。仔细看了眼，稍稍为之惊异了一阵，就将之丢入到腰间的囊袋里。

接下来是养剑石，这东西倒是不错，也正好用得上。宗守随手把那雷牙剑拔出，而后又将那养剑石，置于剑上。

当宗守催动真力，立时可见一条条金色丝线，从养剑石内透出，在这剑身之上蔓延。

只望一眼，宗守便知这是剑内的灵能脉络，不过此刻的金丝渗入，却是断断续续，足有小半都是半途而止，被阻断了。

宗守暗暗一叹，不止是自己的螺旋劲气，太过霸道，自己的那式螺旋剑，也同样是威能巨大。

只施展了两次，这把出自云荒塑剑师之手的灵兵，就几乎当场损毁——

好在从那妮子手中，得了这么一块养剑石。此物的作用，正是修复灵兵，只要不是断毁，那么再怎么样的重创，都能修复得七七八八。

宗守手中之物，高达六阶，也是极为罕见的灵器。修复这二阶雷牙剑，是绰绰有余。

那叶非霜说以此二物，来偿还救命之恩，确实不过分。

果然不过片刻，那些金色丝线，就开始修复弥补着，这些剑上的细碎裂痕。一点点地贯通，只用了一刻钟，这雷牙剑就已恢复如昔，灵光飘散，不逊于往日。

宗守一乐，将剑收起。有这块养剑石，日后就再不惧与人拼剑。

“对了！还有那手套——”

宗守又取出了两个锦囊，内藏一个金丝制成的手套，一口三尺三的灵剑。

那剑也是灵兵，高达三阶，比他的雷牙剑还要好些。不过却是金系之剑，剑身细长，而灵阵之中，也蕴有破锐、绝锋两大道法，凌厉无比。

“此剑我是用不上，不过雪儿乃是白虎之后，正需一口灵兵，此剑恰好合适！”

先前诛杀明决时，宗守对其随身之物，都一概弃置，然而此刻，却是毫无顾忌。

魔山宗很强，不过这二人既已找到这来，想要隐瞒下去，已无可能。

反正怨已结下，这二人的随身之物，宗守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锦囊里还有些丹药兽晶，宗守都毫不客气取了。那些魔门邪道之物，宗守直接打碎，沉入水中。

这些东西，都威力不俗，宗守却天生不喜。修习剑道，最忌的就是不纯粹。

唯独那手套，却颇令他欢喜。应该是一种千年蛛丝混合灵金，编织而成的。不惧金铁，不惧剧毒。

即便是与人斗剑之时，也用得上，真气反伤，至少可减弱三成。

将此物套在手上。正好合适。可涨可缩，紧贴着肌肤，毫无缝隙。

而除此之外，其余东西，就再无可入眼之物。

宗守嘿嘿一笑，将之收拾妥当，然后眼前，就已望见那远处的湖岸，以及高地之上，那几个别致的木屋。

虎中原正在练刀，来来回回，就是一式虎啸八方。自三个月前，破开宗守留下那丝剑势之后，就是如此。

远远望之，却愈来愈有当日虎千秋，那刀出之时，势压八方的气势。又略有些不同，加入了几分虎中原自己的武道，少了几分直来直去，多了些诡谲变幻。

再还有宗原，此刻是老老实实在地练着，他当日布置下来的基础枪术。

最初时，是有气无力，得过且过，只是应付。不过最近宗原被他教训了几顿，调教了一番，就用心多了，一板一眼，颇有章法。

正笑嘻嘻地望着，木筏之后，突然传来“哗啦”一声轻响。身后处，有一股令人难测动向的微风传至。

宗守浑身肌肉，立时紧绷，寒毛微凛。片刻之后，却又笑着把身体放松。

然后下一瞬，一个温热的身躯，就猛地从后面，将他一把抱住。素初雪紧紧挂在了他的身上，银铃般地嘻嘻轻笑：“少主，怎么今日这么早回来？今日你不去修炼啦？”

Section 3

宗守心中叫苦，被后面这温温软软的身子贴合，只要是男人，就没有不动心的。也不知素初雪，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努力把身后的素初雪抱了下来，放在一旁，宗守才颌首道：“不练了！这两天咱们郊游去，先玩耍到尽兴再说！”

素初雪立时是一阵欢呼雀跃，不过须臾之后，却又有些迟疑，假模假样地担忧着：“会不会耽误了少主你修炼？习武之道，不进则退——”

话未说完，宗守就笑着弹了弹她的眉心，而后从那木筏走下，走到湖岸之旁。

一路身形迅如捷豹，走向那木屋所在。

三个月时光，没日没夜地苦修，即便夜里，也要修炼元魂，真没一刻停歇。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不顾一切，好好地睡一觉。

不过就在宗守从那宗原身旁经过之时，就只听见这位堂兄哼了一声。转过头，只见这家伙的枪使得虽然虎虎生风，不过却只有空架子而已。动作虽然标准，却依旧是只具形而未有神，实在不堪入目。

宗守眉头微拧，细思了片刻，还是停下身形道：“宗原，使一遍你的紫雷枪给我看看！”

宗原冷冷看了他一眼，有心违逆，可当望见宗守那似笑非笑的神情，又只觉一阵心虚。也只好照着宗守的意思，练起了他那套紫雷枪。

在宗守面前，他也不敢敷衍，一板一眼，那大枪之上，就宛如一条雷芒，幻化成一朵枪花，在十丈空间内忽而纵横穿刺，忽而震荡横扫。

却只不过片刻，宗原就是一阵错愕。

自心灰意懒之后，这紫雷枪他已足足三个月没有练过。然而此刻使出来，却丝毫不觉生涩，反而是异常的流畅，枪势承接转圜之间，也少了很多的破绽。

自己的武道，何时有了这么大的突破？忽地又心中微动，想起了宗守，让自己练的那些架势，莫非是因此故？

宗守见状冷冷一笑，把一瓶从轩辕依人那里讨来的丹药，抛在宗原的身前，收回视线道：“这是依人练的五行丹，可壮肺腑，不过却只有十五枚。半月内，你要还是突破不了地轮三脉的境界，成为武宗，那也没什么用了。我必定会杀了你，然后将你赤身裸体，吊在乾天山城的城门上，让人好生观

瞻！”

说完之后，就再懒得去理会他，直接从宗原身旁越过。

那宗原却也不觉得羞怒，整个人怔怔地立在了原地，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宗守的办法，居然真的对他有用。这位世子，竟是真的在指点自己。

把脚下的丹药收起，宗原接着却又撇了撇嘴，这武道练得再好，也是为人所控，有什么意思？

不过当他再次舞动枪势时，眉眼间却又多出了几分认真之意。虽然只觉心灰意懒，可对武道，他胸中却有着一股本能追求！

.....

高耸的山峰之上，宗守坐在一处满刻灵纹之地，正是居高临下，俯视着下方。

这是水仙湖旁，最大的一处山脉，方圆有六百里。从此处施展灵法下望，可以尽览无遗。

而素初雪此刻，就站在一旁，小脸哭丧着道：“少主，这就是你说的郊游啊？好无趣——”

宗守头都不回，继续施展着灵诀，催动着这个他临时布成的法坛，微微一笑：“怎么就不是郊游？一边来寻灵脉，一边游玩散心，岂不正好？”

如今前路杀劫连环，到底还是无法真正放下一切，真正无忧无虑地去散心玩耍。

旁边的虎中原，也是怒目一睁，很有几分虎千秋的风范道：“雪儿你放肆！我们四人，如今都缺地脉进阶。有世子施展大法为我们寻觅，这是天大机缘，怎么还不知足？真是混账！”

素初雪嘟了嘟嘴，再不多言。倒不是怕了这位舅舅，而是懒得再说。她算看清楚了，跟着自家少主，是一刻都没得闲的。

加上宗原与胧影狮，三人一兽在这灵阵内，各自分据一侧，往这灵阵之内，灌注着真气。借助此阵，感应附近适合他们真气属性的地脉所在。

这虽然是山脉的最高处，不过那些灵脉，却不可能用肉眼望见，只有借助这灵阵之力，依稀感知。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着护法之责。

宗守口中念着灵言，印诀催动。慢慢的四人上空处，赫然出现一个五颜六色的光幕，并非平静无比，而是时不时地出现波纹，以及一条条忽隐忽现的线痕。

“这临海书院传出的三玄映灵法，虽不如探灵术那般精细，所有灵能脉络，纤毫必见，却贵在范围极广，千里范围内的灵能变幻，都可照见。这还是那个破书院的法门，那十几个灵府圣地，无论哪一个都有独门秘传，必定不止如此。早知灵师之能，如此强悍，我前世就该分心修些灵法。免了苦苦寻觅地

脉之苦——”

宗守一边在心里思忖着，一边静心观察头顶这五色光幕的变化。

那些波纹，都是由灵脉产生的，不过互相交杂。他灵法不深，魂力不强，实在难以辨测源地。只有那些忽隐忽现的“线”，是他的三玄映灵法，真正照见到的灵脉，可以透过那五色光泽，辨认其成分属性。

不过大多灵脉，都是在流动，并无确定位置。即便看见了，也未必就代表着他，能够轻松将之捕捉。

其实在他记忆中，还有几个灭亡门派中传出的秘术，不过都说不出来历，不能胡乱施展。

特别是此刻这附近，说不定那两个偷窥狂，就在远远地看着。

而当虎中原训斥完素初雪之后，接着却又话音一转，隐晦地表示出几分怀疑：“少主，我听说这寻觅灵脉，无不都需高深境界，不但需得在夜中遨游千里，更要有特殊法器。少主你如今，是不是稍稍急了一些？”

宗原闻言一声冷笑，宗守不是稍稍急了一些，而是实在太急！再说直白一点，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反正这遥测灵脉，即便是他们乾天山，也没几个灵师能够施展。每次出手助人寻觅，都是开出天价，更不保证，每次施法定能成功。

若这法子真有这么简单。乾天山的先天武师，也不至于每一次进阶，都如此困难。

宗守恍若未闻，只专心地观察上方，这光幕变化。

这门灵法，他虽然记了下来，却从未施展过。此刻使用，确是生疏晦涩，难以尽展其能。

只能用加倍的心力，来观测那灵脉动向，仔细地推测。

就这么定定静望，也不知过了多久了，才忽地眉头一挑，露出了几分喜意：“寻到了！六百里外，五行俱全，金系为主，源灵纯净，应该是上品地脉——”

虎中原眉头一皱，一声苦笑。这找到了又有什么用？若是三十里之内，那也还罢了，六百里之外，等到他们赶至，黄花菜都凉了。

正欲开口劝诫，就见宗守忽地一团阴魂，从脑后处腾身而起。

虎中原早知宗守，已至出窍境界，甚至可小范围地移动，故此并不担忧。

只心中好笑，难道宗守打算就以这阴魂赶去不成？哪怕是夜游境魂师的魂游速度，要赶至六百里外，也要足足一刻钟时间。弄不好，还有殒身之险。那条灵脉，早就不知游走到何方。即便还留在原地，那又该用何物收取？

正暗暗摇头，却只见宗守袖中，一座三层玲珑塔，蓦地也飞腾而起。

而宗守整团元魂，此刻也赫然凝聚在一处，化作了鸾鸟之形。

不过此刻，虎中原眼中所望，却正是那团轻烟中，三道隐隐闪烁着光华的符箓。再看那青色烟雾之中，寒力极盛，没有半分杂质，分明是已然质变！

眸子里顿时强芒爆闪，虎中原死死瞪向了素初雪：“雪儿，世子他已是夜游之境？是何时之事？”

素初雪用指甲挠了挠面颊，也一脸地疑惑：“应该是吧？少主他什么时候突破的，我也不知道，最近又没在一起——”

虎中原也不觉失望，再压抑不住心绪，一声哈哈大笑，声震四野。此刻终是依稀领会，当初与宗守比拼武道，结果斗个旗鼓相当的父亲，是何等的心情。

惊喜快意，如释重负，对未来的期待，都夹杂其内。

宗原却是脸色苍白，眼神不断变幻。他原以为宗阳几人仍有成功可能。然而此刻，却是彻底绝了指望。

下一刻，就见宗守元魂所化之鸾，忽然间雷光一闪，猛地一扇翅，而后直接便在他们视野之中，突兀地消失无踪。

虎中原一阵惊骇，下意识地长身站起，往远处眺望。就只见那条雷光缠绕的鸾鸟，已是在千丈之外！

这般风驰电掣的速度，哪怕是还阳境巅峰的灵师，也不过如此。

Section 4

宗守扇动着雷翅在天空滑翔，只见那下方山河，都在飞速倒退。

以夜游之境，翱翔于空中，又是不同感觉，多了几分从容，少了几分小心。不过这几日，也不知为何，天空总是阴云密布，雷光闪烁，让人多少有些不安。

不多时就已到了方才感应到的那条灵脉所在之处，三玄映灵法只能映照千里之内的灵能变化，无法感测地形。

当宗守到达之后，才发觉此处，赫然是一个三百丈高的小山。而那处地脉，就隐在山腹深处。

宗守暗暗头疼，好在这情形，还在他能应付的范畴之内。神魂由鸾形散开，化作一团阴雾，将一丝丝精纯的灵能，聚引而来。从中抽出部分源灵，导引入这山腹表层，而后不断地四下游动。

果然那条灵脉，就被吸引着，往外探出触角。此物虽然灵动难测，却没有意识，几乎是本能地会吞噬源灵，不断地壮大自己。

宗守默默地等候，为避免将之惊动，元魂动也不动。直到他控制的那团源灵，悄无声息被吸走了部分。才将那座三层玲珑塔，蓦地祭起在空中。

瞬时一团华光照下，宗守元魂之内，也有无数魂力，结成篆纹打入这座塔中。而后就只见一条如蟒蛇般扭动的源灵团，被从山腹之内，强行抽取了出来。

随着宗守的魂力灌入，篆法加持，那玲珑塔的吸摄之力，也逐次激增。隐隐如拔河一般，与之僵持。

足用了整整三刻时光，才将之彻底拉入到塔基之内。

宗守心神微松，又将这座不到尺许高的五色小塔，再次收入元魂之中，由魂力托浮着。

心中微微泛着喜意，这一次算是开门见红，运气不错。

只唯独从明决手中，抢夺来的这座“摄灵塔”，稍稍差了些。

此物也是灵师必备之物，可用以吸摄与困束灵脉。等阶越高，吸摄之力就越为强悍，能够困束的灵脉，自然也更多。

普通的出窍灵师，若无宗门依靠，能有一个一阶的摄灵塔就算不错了。这明决出身魔旗宗，似乎也极受长辈看重，手中这个高达三阶。即便是巅峰境的灵师使用，也同样不失身份。

只是宗守初修魂力，符篆虽然高明，灵法却极生涩。即便有再高明的灵器，在他手中也无法尽展威能。

“一阶的摄灵塔，可困缚两条灵脉。而后塔身每增一层，就可多增一条。我这塔足有三层，正好能困缚四条。却不知之后运气，是否也能如方才一般，一次功成。”

使用三玄映灵法，消耗的灵能，还在探灵术之上。

要不是最近，光是从叶非霜那里，就弄来二百余枚灵石。云旭仇凌几人的遗物中，也搜刮了些兽晶，宗守还真是有些负担不起。

所以在前世时，他穷得叮当响的时候，每次需要寻找灵脉时，只能四处去碰撞运气，绝不敢请那些灵师施法相助。

直到后期，在虚拟幻境中着实赚了不少钱，这才财大气粗，直接在拍卖所，买下了几条与他自身功法、灵能属性相合的灵脉。

“如今正是子时，离天亮还早。回去冥想恢复之后，还可再用一次。我身边的灵石与兽晶存量也还充足，可施展二十次三玄映灵法有余。就不信寻不到——”

心念一起，宗守便又再次身化雷鸾，展翅疾飞。瞬息之间，就又是千丈之巨，堪堪飞了三百多里，宗守的身影，却忽又定住，疑惑地看向了西南方向。

那边隐隐有一股气息，若隐若现。忽而黯淡晦涩无比，忽而又突然勃发。

“那边似乎有人？这股气息，有些熟悉，是那位玄武宗？”

宗守心神一醒，再无犹豫，化作一团狂风，急遁而去。雷翅几个扑扇，就到了一处小山坳之上。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正躺在一条溪水旁，

头上一对狐耳，身后则展现出六条雪白色，毛茸茸的狐尾。

这股气息，正来自于这女子体内。周身罡气，忽涨忽缩，似乎极不稳定。头发遮着面，不过手臂足部裸露出来的部分，都是紫黑色泽。伤口处也正溢着一丝丝脓血，将旁边的整条小溪，都染成了紫黑色泽，无数鱼虾横尸在水面，竟然身躯都腐化了大半，有些甚至只剩下了骨骼。

那毒液一直往下游留去，两旁的草木，此刻也枯萎了大半。一眼所见，几乎全是紫黑之色。

周围的猛兽，也都不敢靠近，纷纷在远离十里之外的地域，远远地向这边观望，似乎是无比的戒备与忌惮。

待得宗守元魂降临此处时，更是发出一声威胁的低吼，似乎是在催逼他，快点带自己的同类离去。

宗守心中微叹，知晓这女子，必定便是这几个月时间，一直在暗中守护，虎中原跟他说起的那人。

怪不得，此女迟迟不肯与自己见面。也难怪那日他与李邪灵战时，会姗姗来迟，又没等与他照面，就又匆匆离去。

也亏得此女身中如此剧毒，身负如此重伤，也仍能苦苦支撑，一直到今日。

看这情形，应该是昏迷了至少三日时间。若不是自己无意在此处发现，说不定这女子，真要身死于此，而后尸骨彻底烂在这溪旁。

“毒液紫黑，也不知这到底是何毒物，如此霸道？还有这人身份，虎中原只知最近几年，宗未然的身边，都有一位武道强横的暗卫跟随。实力之强，仅仅稍逊于乾天山城内，那几位成名的武宗强者。名字唤作弱水。不知来历，就连相貌也不清楚。也不知这女人，到底是也不是。不过地轮七脉，又是狐族妖身，重伤至此，多半不会有错。”

宗守魂力微展，带起一阵微风，将这女孩的头发拂开，却是心神怔住。这女孩五官倒是姣好，不过此刻那脸上，却满是紫黑色的凸起，仿佛是有虫豸隐在肌肤下方一般，显得丑陋之至。

此刻这般模样，也看不出她真实年纪。

却只微微错愕，宗守就将这女子以魂力托起。她似乎也感觉到什么，眼皮动了动，竟是苏醒过来，睁开了眼睛。她面容丑陋，一双眸子却是美丽之极，